

Chateaubriand

# 墓畔回忆录

(下卷)

插图珍藏本

MEMOIRES D'OUTRE-TOMBE

夏多布里昂回忆录

A memoir of F.R.de Chateaubriand

一部文学纪念碑式的巨著与史诗

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



东方出版社

当英国“墓园诗派”的诗人们，R. 布莱尔、E. 扬、T. 格雷等人，以阴郁忧伤的诗歌咏叹死亡与人生短暂，默默开启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时候，海峡的另一边，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也正成为西方浪漫主义的先驱。

这股反权威、反传统、反古典模式的势如破竹的运动，在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期间，横扫西方世界，留下注重个性、注重主观性与自我表现的不朽遗产。

夏多布里昂，以这部《墓畔回忆录》，站在这伟大运动的前头，成为这场运动早期的旗手……

F.R.de CHATEAUBRIAND

夏多布里昂回忆录

# 墓畔回忆录

MÉMOIRES D'OUTRE-TOMBE

下卷

〔法〕夏多布里昂 著      程依荣 管筱明 王 林 罗 菁 译

東方出版社



## 关于《回忆录》的概述、结论和思考

概述如下：

一、土耳其同不同意在《七·六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现在尚未决定，土、俄之间的和平未能实现；在巴尔干腹地进行战争的可能性随时会改变那些关注希腊解放的全权代表的论据和立场。

二、尼古拉大帝和穆罕默德素丹议和的可能条件容易受到最强烈的反对。

三、俄国可以对抗英、奥同盟，这种同盟表面上很了不起，实际上并非如此。

四、普鲁士与尼古拉——菲特勒·纪尧姆三世的女婿的联合更有可能，而不会与尼古拉大帝的敌人联合。

五、与奥、英结盟对抗俄国，法国只会损失一切，根本无利可图。

六、欧洲的独立自主完全不会受俄国在东方征战的威胁。那种不考虑到有任何障碍，让俄国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长驱直入，把它们的桎梏强加在德、法的头上，这种说法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一切帝国在扩张时，也削弱了它自己。至于力量平衡，对法国来说，很久以前就被打破了。它失去了殖民地，被紧紧地束缚在旧有的国界线内，而英、奥、普、俄则在迅速扩张。

七、如果法国不得不放弃中立，拿起武器支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话，从文明的整体利益和法国本身的特殊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加入同俄国的联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莱茵河作为我们的国界线和得到群岛的殖民地。这是圣詹姆斯内阁和维纳内阁从来不曾给过我们的好处。

以上便是对这本笔记的概述。我只能根据假设进行推理。我不知道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英、奥、俄会提出或者已提出了一些什么

墓碑回忆录（下）



主张。也许一份资料或一个电报就可以使这些事实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这是由于距离太遥远和推测性政策带来的不便。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法国人的地位是强大的，法国政府能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只要它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不为任何人所吓倒，并且在坚定的言语上配上坚强的行动。我们有一位倍受尊敬的国王，一位宝座的继承者，他动用了30万军队在莱茵河畔扩大？他在西班牙赢得的荣誉。我们对莫雷的远征使我们扮演了一个荣耀的角色。我们在政治上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的财政的繁荣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有了这些，我们尽可以昂首阔步；拥有天才、勇气、勤劳和财富，这是怎样的国度啊！

此外，我并不认为把一切都说了，把一切都预见到了。我没有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说法是最好的。我明白，在人类的事务中，有一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人果真能恰到好处地预见最新最普遍的革命成果，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人在细节上会弄错。具体事件往往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变化着；看到了目标，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事先想都没有想过其存在的方法去实现它。比如，土耳其将被赶出欧洲，这是肯定的。但会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赶出去？目前这场战争能不能使文明世界赶走这个祸患？我讲的那些阻碍和平的障碍是不是不可以克服呢？如果仅限于类似的推理的话，确实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算计上加上与已经造成战争的不一样情况，那就不可能。

现在的一切与从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宗教和道德，大部分实际情况都变化了，即使不是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与人和与事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了。多萨仍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格罗蒂斯仍是一个天才的政论家，皮方多尔夫仍是个判断精确的人，但是，在今天，却不能运用他们那种外交规则，也不能在欧洲的政治权利上重新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上去。现在人民群众介入了那些过去仅仅由政府管理的事务；他们对这些事物的感受也不同于以往了；他们对同样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他们看事物不再用同样的角度；他们身上的理智有了增加，想像却少了；实利压倒了豪情和热心的决断；某种情由决定一切。欧洲大多数皇室和内阁坐着一些厌弃革命，厌倦战争，对一切冒险的事都反感了的人。这些就是安排和平解决的理由。在一些国内局势困难的国家里也可能存在此种情况，这些困难使它们采取一些和解的措施。



俄国皇太后<sup>①</sup>之死可能引发以前没有完全平息的混乱的种子。这位皇太后很少过问对外政策，但她是她的儿子们联系的纽带。她被认为对那桩交易施加过很大影响，致使尼古拉<sup>②</sup>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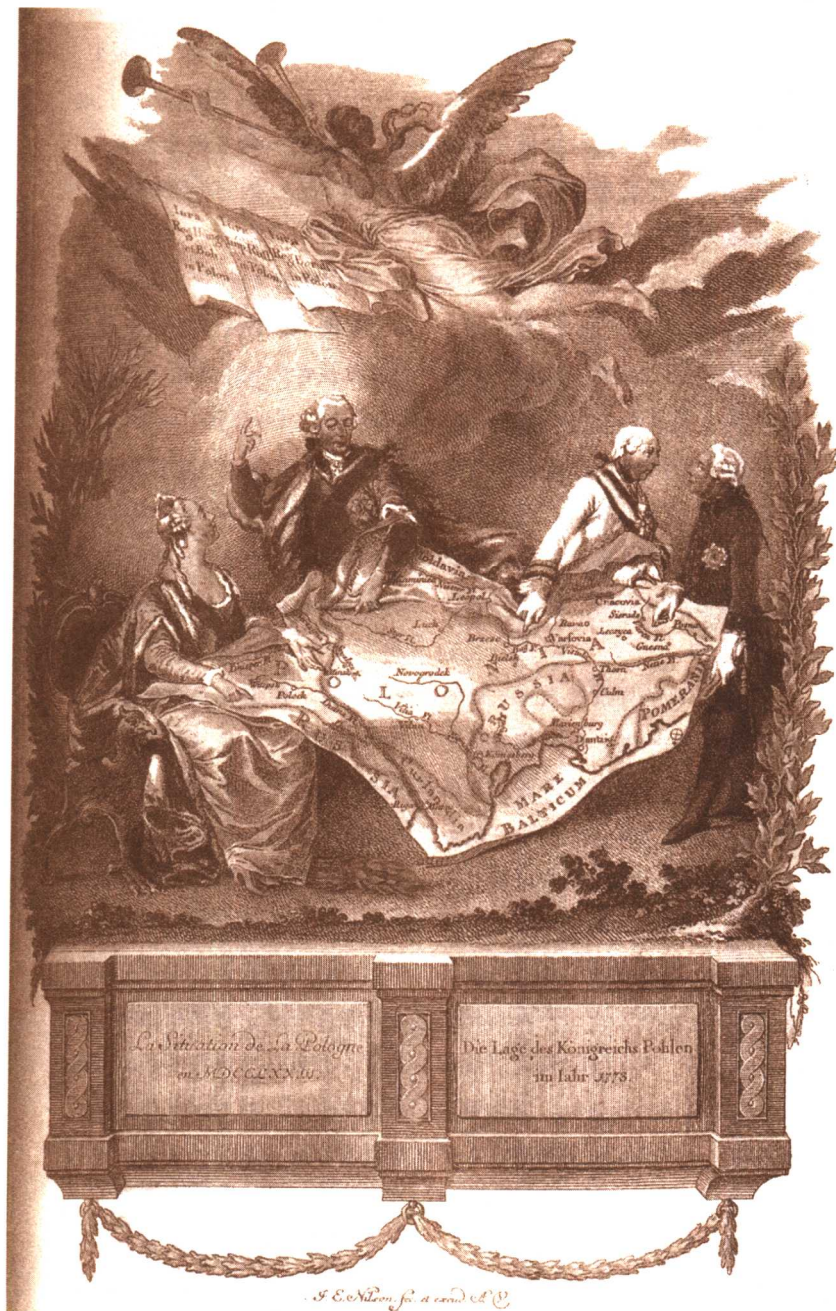
①保罗一世的遗孀，于1828年11月4日去世。

②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承其兄亚历山大一世的皇位。

#### 瓜分波兰

1772年，俄、普、奥三国君主首次参与对波兰的瓜分。图中君主们正在瓜分脏物。

#### 墓碑回忆录（下）



应当承认，如果尼古拉开始害怕的话，他就会派兵到国土之外，在胜利中寻求自己的安全。

英国除了债务缠身以外，还困在爱尔兰的事务当中：天主教徒要求解放，在议事通得过或通不过，是一件大事。国王乔治的身体虚弱，而他的直接继承人的身体也不比他好。如果预见中的不幸马上发生，将要召开新的议会，可能要换一些大臣，而目前英国的能人很少。这样，一个长时间的摄政期很可能要出现。在这种不稳定的紧要关头，英国也许真心希望和平，而不愿意卷入一场大战之中。战争中间，它会受到国内灾难的突然袭击。

最后读我们自己。尽管我们有着无可争议的真正繁荣，尽管我们在战场上能表现得十分出色，如果我们去参战，我们是不是完全准备好出击呢？我们的要塞修复好了吗？我们有必要用物资装备一支庞大的军队吗？这支部队是不是还完全处在平和状态？如果我们被英、普、荷的宣战突然惊醒，我们有没有能力对付第三次入侵呢？拿破仑战争暴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那就是：如果顺利，敌人只需几天行程便可直扑巴黎。因为巴黎没有设防，并且离国境线太近了，所以只有在我们拥有莱茵河左岸时，法国的首都才能确保其安全。我们需要有些时间来做准备。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王子们的缺点和德行，他们的力量和精神上软弱，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热情，甚至他们的习惯，这些都是算计不到的事情的原因，它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格式：有时，最小的影响可以决定最重大的事情，相似的事情会走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奴隶可以使一项和约在君士坦丁堡得以签订，而这是整个欧洲祈求、下跪都无法获得的。如果上面所讲述的某种出乎意料的原因导致在冬天引来某种谈判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与《笔记》中的原则不相符合，是不是该马上拒绝呢？也许不用：当人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争取时间是一门伟大的艺术。我们可以明白那些最好的事，并满足于那些不那么糟的事。特别政治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在国家方面，绝对化有诸多的严重不妥。土耳其人被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人类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次征战我们不负责任，伊斯兰教的丧钟也许还没有敲响：为了不做傻事，仇恨谁应该弄明白，什么也不应妨碍法国进入谈判，但要注意使谈判尽可能接近本《笔记》要求的精神。这就得靠各个帝国



的掌舵人。他们要看好风尚，避开暗礁，驾驭好航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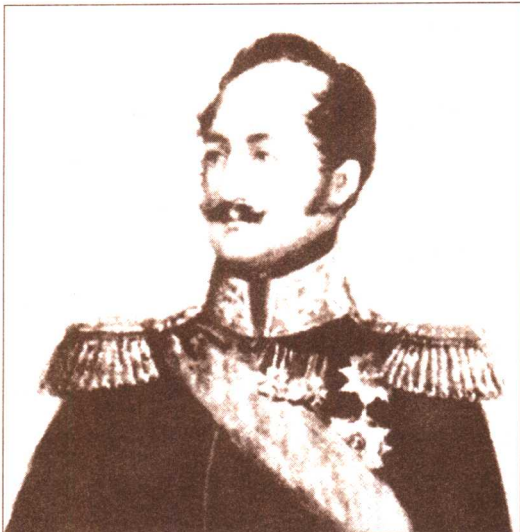
当然，如果北方强大的君主同意降低和平条件，以实施阿克尔芒条约并解放希腊，就有可能让素丹政府听话。但是，有什么可能让俄国满足于不发一弹便可获得的条件？它怎么能放弃那些如此傲慢、公开提出的要求呢？如果有办法的话，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建议召开

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会上尼古拉将满足或装个样子满足基督教欧洲的心愿。在人们取得成功的办法就是保全他们的自尊心，给他们提供收回自己的诺言体面地摆脱困境的理由。

这个代表大会召开的最大的障碍

可能来自奥托曼军队在冬天出乎意料的取胜。但愿俄国人或者由于气候的严寒，军需品的缺乏，军力不足，或者其他原因，被迫放弃围攻西里斯特里<sup>①</sup>；但愿瓦尔纳再次落到土耳其人的手里（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尼古拉大帝将听不进任何建议，跌入各国君主末等位置。那时战争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将回到《笔记》所推断的可能状态之中。但愿俄国失去军事强国的地位，被土耳其取而代之，那时欧洲的危难会有些改变。然而，穆罕默德的弯刀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比尼古拉的长剑对我们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如果偶然的机会把一个非凡的王子推上了素丹的宝座，尽管他有宏图大愿去改变法律和道德，他也不能活那么长的时间。穆罕默德快死了，他会把他的帝国，连同他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狂热的士兵，连同他那已掌握了一种新的征服手段——现代战术的伊斯兰教学者——交给谁呢？

当奥地利最终由于错误的估计而惊恐万分时，它将被迫龟缩在土耳其近卫军不至让它觉得害怕的边界内。尼古拉军队丢脸的可能结果，一次新的军事起义也许会在圣彼得堡爆发，并渐渐蔓延开去，在德国



尼古拉一世(1796—1855年)

是俄国独裁统治者的典型代表，统治俄国长达30年。

①西里斯特里：目前是保加利亚多瑙河上的港口，10世纪时曾是土耳其的要塞。

## 墓碑回忆录(下)



北部挑起战火。以上就是那些在政治上停留在普通的恐惧如同老生常谈的那些人所观察不到的结果。一些短函件，一些小阴谋，是奥地利用来反对可能威胁一切的运动的手段。如果法、英采取与它们相称的立场，如果在素丹对和平的建议不置一顾时，法英照会素丹政府说，它将会春天在战场上见他们，这个决心很快会使欧洲的一切忧虑烟消云散。

回忆录的存在，已在外交界传播开来，我受到了我从未拒绝过，但也从未奢望的尊敬。我不太看重那些能够突袭事实的事情。我的西班牙兵法是一件很实际的东西。在旧社会发生的普遍的革命，其不停的工作在给我们带来传统政权的倒台的同时，却打乱了有关事实持续性的计算方法，如1828年存在过的那些事实。

您愿意相信一个大作家和一个大政治家之间在功绩上和荣耀上的巨大的差别吗？我的外交工作因其高度灵活，即取得的成就，已被认可。谁读到这个《回忆录》，谁都会一口气读完。如我是读者，我也会这样做。好吧，不要把这本小小的著作当作使馆文献，人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荷马或维吉尔式的某个章节，上天赐给我他们的天才，你们以为，我会在迦太基漏掉迪东的爱情或普尼亚姆在阿维尔帐篷里流的眼泪吗？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去参观了蒂贝利纳科学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听到了一些才华横溢的演讲和优美的诗句。多少才智浪费了！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正沮丧万分地给您写信。

这种沉重的心情总算过去了。德·滋夫人很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地球上全部的红衣主教。整个欧洲，在罗马，都同罗马在一起。既然我奉命在这里工作一些日子，我愿意同另一位大使做得一样好。敌人不希望任何成就，甚至最可怜的成就。在他们自认为无与伦比的方面获得成功，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下周六，我将成为圣·让·德·拉特朗<sup>①</sup>的议事司铎，周日我将为同事们举行宴会。今天将举行一个我无心参加的会议。我和所有的艺术家将在盖兰家吃晚饭，我们将放下您为普森作的纪念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德普雷先生，他将把大画家的一张画像做成一个浅浮雕，勒穆瓦纳先生将制作画家的半身塑像。这里真应有些法国的能工巧匠才好。

为了补充我的罗马的故事，德·卡斯特妮<sup>②</sup>夫人到了。这又是一个曾像塞扎琳娜<sup>③</sup>一样的跳到我膝盖上来的小姑娘。这个可怜的女子现在变了很多。当我跟她讲起她在洛莫瓦时的童年时光时，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看来在这个四处漂泊的女子身上，再无欢乐可言了。多么孤独啊！为了谁？您瞧，最好的不过的是，尽快去见您。如果我的摩西<sup>④</sup>从山上下来，我将向它借一缕阳光，让我在您的眼前显得光辉灿烂和青春重显。

我在科学院这顿晚餐吃得很畅快，年轻人非常高兴：一个大使第一次在他们中间吃晚饭。我向他们宣布了普森纪念碑一事，这样我好

①法国国王任此职是圣·让·德·拉特朗的议事司铎，他的大使可代理此职。

②德·卡斯特妮de castries，巴尔扎克后来的情人，他后来以她为原形塑造了德·朗热公爵夫人。

③塞扎琳娜·德·马代多(Césarine d'Houdetot)，于1811年嫁与普罗斯佩·德·巴朗特，其祖母曾是让·雅克·卢梭的恋人。

④夏多布里昂希望他的不幸悲剧有朝一日能搬上舞台。

墓碑回忆录(下)



像已经为他们的骨灰增添了光彩。

1828年12月10日星期三于罗马

墓畔回忆录(下)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与其浪费您和我的时间讲述我每天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等到这些东西在罗马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以后一并寄给您。有12个月的时间落到我的头上。我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呢？我什么时候会停止在大路上浪费那些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时光呢？只要我是富有的，我是不计较开支的；我曾经认为我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如今，看着它已减少了许多，想到能在您石榴裙下的时间亦来日无多，不由得我心里一紧。但是在地面上的生命结束以后，不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么？作为可怜卑微的基督徒，面对米开朗琪罗的最后审判我颤抖了，我不知我将去何方，没有您，我在任何地方都会很痛苦。我曾多次跟您讲到过我的计划和未来。毁灭、健康、失去一切幻想，一切都在对我说：“滚开，出去，结束吧。”在生命的尽头，我只看到您。您曾希望我的罗马之行能留下印记，现在我这样做了：普森的墓将保留下来，墓碑上将刻着如下的题字：

F·A·德·夏多布里昂致尼古拉·普森：艺术的光荣，法国的荣誉

我现在在这里有什么可干呢？我无所事事，尤其是在以一百杜卡托<sup>①</sup>为您最爱的人的您会说，首先爱我而后是勒·塔斯<sup>②</sup>的纪念碑刻字之后。

1828年12月18日 星期四

①威尼斯古金币名。

②勒·塔斯 (Le Tasse, 1544—1595) 意大利诗人。

墓畔回忆录(下)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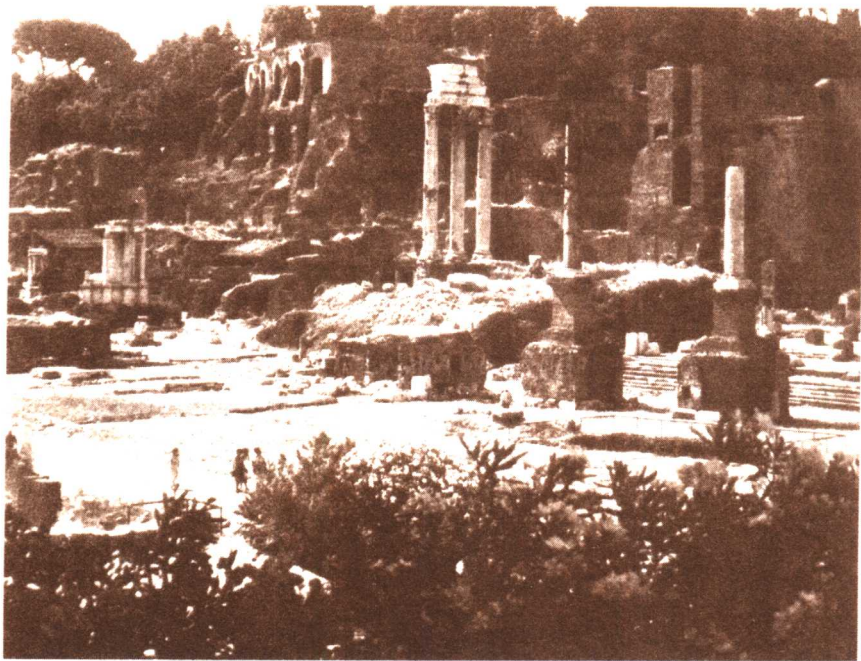
我又要向您祝贺新年了，但愿上帝赠给您健康长寿！别忘了我，我也有这个希望，因为您很记得德·蒙莫朗西先生和斯塔尔夫人，您有很好的记忆，一如您的好心肠。昨天我还跟萨尔瓦日夫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出像您这么美丽而善良的人了。

我昨天同教皇一起待了一个小时。我们无所不谈，谈到了一些最高层次、最为严肃的话题。他是个杰出、明智的人，一个庄重的亲王。我的政治生活中本只缺少与教皇的交往了，而这一次正好给我的政治生涯补全了。

### 罗马广场废墟

罗马中心广场已风光不再，只留下一片废墟使后人追忆昔日的辉煌。

墓碑回忆录（下）



您想确切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吗？我5点半起床，7点吃早饭，8点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给您写信，有事干的时候，我办点公务（为了法国的某些机构，或为了法国穷人，要做的具体工作就很多了）。中午，我会在废墟里，或在圣彼得教堂，或在梵蒂冈，东游西荡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不得不在散步前后拜访一些人。下午5点回家，换上晚装，6点吃晚饭。7点半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去参加晚会，或在家里接待几个朋友。11点左右上床睡觉。有时我还要去乡下，尽管那里有小偷和疟疾，去乡下干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干。我去聆听寂静，我一面走，一面看着自己的影子沿着月光下的引水道，从一个廊柱移到另一个廊柱。

罗马人对我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了，往往是我为他们当时钟。但愿他们快些吧，我将很快把钟面转完一圈。

1829年1月3日星期六于罗马



## 致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①1824年3月她沿台伯河骑马而行时落入河中淹死。

②德·拉·布耶里(de la Bouillerie), 皇室总管, 作者因为奥古斯坦·蒂埃里的事给他写过信。

墓畔回忆录(下)



我真倒霉, 在全世界天气最好的时候, 我们却碰上了雨天, 使得我不能出去散步了。然而那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在这些偏僻的乡村里, 我就要想念您了。这些乡村是联结我对过去和未来感情的纽带, 因为从前我也作同样的散步。我每周要到那个英国女人<sup>①</sup>淹死的地方去一两次。现在, 谁还会记得那个可怜的女人巴蒂斯特小姐吗? 她的同胞们沿河奔跑也不会想到她。见过其他许多事情的台伯河也不会为此事操心。它的波涛再起: 这些波涛, 一如它从前席卷这位充满着希望、美丽和生命的女人时一样的苍白和宁静。

现在, 我被高高挂起, 自己尚未觉察。原谅一只被淋湿被关在兔窟的野兔吧。我该跟您讲讲上星期二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大使馆来了一大群人, 我背靠着一张大理石桌子, 跟进进出出的人打招呼, 一个我既不知其姓名也未曾谋面的英国女人向我走来, 她两眼盯着我, 用一种您明白的口气对我说道: “夏多布里昂先生, 您真倒霉!” 我对于这种责备和这种开场白惊讶不已, 我问她想说什么, 她回答说: “我想说我同情您。”说完, 她钩住另一个女人的胳膊, 一转身便消失在人群里了。在后来的晚会中, 我再也没有见到她了。这个奇怪的外国女人既不年轻又不漂亮, 然而我很感谢她那神秘的话语。

你们的报纸仍然在反反复复地议论我,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脾气。我真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被人遗忘了。

我通过邮局写信给蒂埃里先生, 他在伊埃尔病得很重。德·拉·布耶里先生<sup>②</sup>毫无回音。

1829年1月8日星期四于罗马

## 致蒂埃里先生的信

①《关于法国历史的信札》于1827年出版第一版。

② 基佐 (Frawcois Guizot 1787—1874) 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内政部秘书长 (1814)、公共教育部长 (1832—1837)、外交部长 (1840—1847)、政府总理 (1847—1848)。著有《英国革命史》。

③ 夏托布里昂在《历史研究》的序言里研究了这些问题。

④《如果一个自由人把另一个自由的里普利安人卖到国外……》

⑤作者1848年去世,这封信写于1829年,其时他已61岁了。

收到您的新版《信札》<sup>①</sup>,我很感动,先生。书中附言证明您想念着我。如果这附言出自您的手,为了国家,我衷心希望您的双眼能复明,您能充分地利用您的天赋进行研究。我贪婪地,应该说是反复地读着这本短短的著作,我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折角,以便能尽快地找到我要利用的段落。在我准备多年的关于最初两类人种的著作中,我将多次引用您的话。我将把我的思想和研究置于您那高度权威的保护之下。我会常常采用您选用的名词。我有幸与您有着<sup>②</sup>差不多相同的观点,同时不由自主地离开基佐先生倡导的体系。我不能同这位天才作家一道去推倒最为真实的历史建筑,把所有法兰克人变为贵族和自由人把所有罗马——高卢人变为法兰克人的奴隶<sup>③</sup>。撒利克法典和里普利安法典里有大量以法兰克人的不同状况为基础的条文:《Si quis ingenuus ingenuum riparium extra solum vendiderit, etc.<sup>④</sup>》。

您知道吗,先生?我真希望您在罗马。我们一起坐在废墟上,在那里您可以教我历史,我这个老学生将聆听您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惟一可惜的是: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受他的教诲<sup>⑤</sup>:

这就是人的命运:

他活到老,学到老;

但当生命的尽头来临,

即使他再渊博又有何用?

这是一首未曾发表的颂歌,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已故的封塔纳先生所作。因此,先生,罗马的一切都提醒我已失去的东西,提醒我我

墓畔回忆录(下)



的时间已所剩无几，我从前以为还很漫长的希望已非常短暂了。

请相信我，再没有任何人比您的仆人更尊敬您、更忠于您了。

1829年1月8日于罗马

墓畔回忆录（下）

